

从中国出发的

全球史

中



葛兆光 主编

从中国出发的

全球史

中

葛兆光 主编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
想
国

imaginist

目 录

第三季 商品、贸易与物质交换

导 言	415
第一讲 丝绸与欧亚大陆的交通	425
第一节 东方来的丝绸	425
第二节 养蚕缫丝：一个简要的历史	431
第三节 丝绸贸易中的商人和商队	437
第四节 世界丝绸家族	444
第五节 早期全球化时代的丝绸	450
第二讲 瓷器与海路贸易	457
第一节 从“黑石号”说起	457
第二节 “南海一号”的故事	465
第三节 瓷器在东北亚：新安沉船	472
第四节 青花瓷和珐琅彩	480

第三讲	来自异域：香料	488
第一节	中古粟特人的香料生意	488
第二节	唐代香料与东亚	496
第三节	自海上来：宋元的香料贸易	504
第四节	明代香料：从郑和下西洋说起	512
第五节	香料贸易与威尼斯	520
第六节	香料贸易与葡萄牙	528
第四讲	茶叶的故事：从中国、东亚到全球	536
第一节	茶饮在中国的简史：煎茶、点茶与泡茶	536
第二节	“吃茶去”与“平常心”：日本的茶道	545
第三节	茶叶在欧洲的历史	553
第四节	茶叶的全球贸易	559
第五讲	糖，绝不只是甜	568
第一节	煞割令与 Sugar	568
第二节	糖霜与白砂糖	575
第三节	种植园与三角贸易	582
第四节	竞争：土糖与洋糖	589
第五节	在甘蔗与甜菜之间	596
第六讲	纸张、印刷书及其他	604
第一节	纸张：出现与传播	604
第二节	什么是最好的纸？	611
第三节	纸：一路向西	618

第四节 印刷传递文明	627
第五节 纸张、印刷与出版：改变世界	632
结 语	641
番 外	650
一 香料与瘟疫：药物全球史的一个侧面	650
二 十三行与美国独立：近代世界的茶叶贸易	656
三 说一说纸张全球史中的本土化	663
推荐书目	672

第四季 宗教与信仰

导 言	677
第一讲 佛 教	689
第一节 佛教之前的印度	689
第二节 佛教的形成与分裂	696
第三节 佛教传入中国	705
第四节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713
第五节 佛教传入朝鲜	722
第六节 佛教传入日本	730
第七节 佛教在南亚、东南亚的传播	739

第二讲	景教、天主教与基督教.....	749
第一节	起源于两河流域的基督教.....	749
第二节	耶路撒冷、罗马：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的传播.....	757
第三节	教会的历史：一体而多元.....	768
第四节	从地中海变成全欧洲的基督教.....	776
第五节	东西部教会的分裂与交流.....	787
第六节	丝绸之路上的基督教：景教.....	796
第七节	基督教在大航海时代的全球传播.....	807
第八节	基督教在东亚的传播.....	815
第三讲	伊斯兰教.....	826
第一节	阿拉伯的传说与伊斯兰教诞生前的概况.....	826
第二节	先知与使徒的时代.....	836
第三节	先知的教谕.....	847
第四节	伊斯兰教的扩张及其原因.....	857
第五节	伊斯兰教教派问题的历史根源.....	864
第六节	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	873
第七节	伊斯兰文明的发展.....	880
第八节	伊斯兰教在中国.....	889
结 语	897
番 外	909
一	东西之间的东南亚：多种文化的交融.....	909
二	基督教拥抱南方.....	914

三 欧洲人想象并接受的东方	922
四 奥斯曼——最后一个伊斯兰帝国	927
五 文明的兴衰与宗教	936
推荐书目	945

第三季

商品、贸易与物质交换

导 言

第三季的话题，从上一季全球的帝国、战争与移民，转向全球的物质、生活和消费，讲一讲全球的商品、贸易与物质交换的历史。

在日本上野公园附近，有著名的东京国立博物馆。说到东京国立博物馆，说到商品贸易和物质交流，我就想起这个博物馆收藏的八九百年前的一封信，南宋的禅宗和尚无准师范（约 1178—1249）给他的日本弟子圆尔辨圆（1202—1280）写的感谢信。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所谓“禅宗五山”第一山的径山寺突然发生火灾。当时径山寺住持就是写信的这位无准师范禅师。他从十年前就任住持，可运气不太好，当住持的第二年就发生火灾，经过三年刚刚修复，可没过几年又发生火灾。

可是不幸中的万幸，在他重建径山寺的时候，得到他的这个日本弟子即前一年刚从中国回去的圆尔辨圆的帮助，这个日本和尚从日本运送了一千块桫木大板来帮助重建。无准师范给圆尔辨圆的感谢信，至今都保存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里，日本称这封信叫“板

渡尺牍”。“板渡”就是渡海运送大木料。在无准师范和圆尔辨圆之间帮助运输这一千块楞木大板，而且来回传信的人是谁呢？原来，是一个名叫谢国明的中国贸易船的“纲首”，也就是船长，他从1233年就住在日本福冈，他住宅的遗址就在现在福冈的冷泉公园附近。

这些商人在海上很活跃，宋代的中日禅宗交流频繁，海上贸易船的中国人可能就是当年最重要的牵线人。

1. 僧侣与海商：中日之间的木材贸易

这样的事儿还不止一次。比这还早几十年，日本禅宗临济宗的开创者荣西禅师（1141—1215），也曾运木头支援宁波天童山千佛阁的重建。据说，一个叫虚庵怀敞的禅师，从天台山来主持天童山，但原来宏伟的千佛阁已经衰败不堪，都快要倒塌。这时正在虚庵怀敞门下学习的荣西禅师就表示，他回国后要从日本运木材来帮助重建。过了两年，回到日本的荣西果然收集若干巨大的木头，用大船漂洋过海送来。当时宁波动员成百上千的人，车载船运，费了好大力气才运到天童山。绍熙四年（1193）千佛阁终于完工，据说它上面三层，有七间楼阁，楼阁下面开三个八丈四尺高的门，非常雄伟。有机会可以去看看日本京都荣西所在建仁寺的三门，现在还在，据说也是仿照千佛阁修建的，这大概就能感受到当年千佛阁的宏伟风格。

不过，这里我想说的不是中日之间的禅宗交流，我想说的是，现代人想象不到，古代各国之间物质交流有多么频繁。说起来，木材就是当时中日贸易的重要商品，在宋代文献里可以看到中国

对日本木材很看重。南宋末《诸蕃志》这本书里说，日本来的木材，长十四五丈，直径四尺，大概总得有三个人合抱那么粗，木头太大，所以当地人要把它锯开，然后用大船运送到中国。据说，一个叫吴潜（1195—1262）的宁波官员还曾经给宋理宗（1224—1264年在位）上书，提到“倭商”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就是“倭板”。南宋人很喜欢日本木材，13世纪上半叶的一本地方志《宝庆四明志》里就说，日本输入的木材“文细密，如刷丝而莹洁，最上品也”。据说，湖州景德寺大殿用椽木，几百年都不会倒塌。就连南宋著名的大诗人陆游（1125—1210）死后，用的棺材都是花三十贯买来的“倭板”。

从这些小小的事例可以看出，十二三世纪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就很频繁，运输的各种商品庞大的数量超出想象，船只的数量和规模也比今天所能想象的都要大。

2. 早期全球贸易和“物”的交流史

其实，中日之间的木材贸易，只是古代世界物质和商品流通的很小部分。古代世界物质和商品的来来往往，实在是太多太多。前面我们说到，各种谷物像麦子，各种驯化动物像马羊，各种金属像青铜，都是经过漫长岁月，经由遥远路途，从西到东，从北到南，成为全球共享的物质。还有学者说，殷商用来自占卜的龟甲，可能就是从遥远的东南亚来的，而东南亚也曾经出土过来自早期罗马帝国的金币。世界各地的物质流通和商品贸易的时代比我们想象的早得多。中国史书记载，黄支国也就是南印度的人，乘船到过西汉时的中国；而大秦就是古罗马帝国，《后汉书》记载了它

的皇帝安敦遣使一事。安敦，即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 138—161年在位）或其继任者马可·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161—180年在位），以时间来看，当时在位的是马可·奥勒留·安东尼，但也可能安东尼·庇护在位时就派出使者了，因路途遥远而多年后才到。166年，安敦派遣的使者经过当时还属于汉朝的日南郡，到达东汉首都洛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的丝绸往西，罗马的玻璃往东，南海的香料往北，很多物质就互相流通了。

后来，物质流通和商品贸易越来越多，比如陆地上的丝绸之路、海洋上的瓷器往来。有报道说，在13世纪（也就是宋元之际）冲绳遗址发现罗马的钱币。那个时候，欧洲人从没来过这里，几千千米距离，波浪滔天的茫茫大海，这些东西怎么来的？更不要说大航海之后的那些红薯、玉米、烟草等。如果读过劳费尔那本著名的《中国伊朗编》，读过薛爱华那本著名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就一定知道，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东西，吃的、穿的、用的，其实可能来自遥远的地方，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特别是，当人类有意识地开始商品贸易，有些东西就开始在商人商队的贩运下成为商品，满足各等人的各种需求，有的是生活必需品，有的是奢侈品。历史上的物质流通往往都是这样。有需要就有供应，要供应就得运输，要运输就得有长途跋涉的车船或马匹、骆驼。当然还得有人，就是商人。古代世界上，最能推动商品贸易的商人，前面我们讲过，早先就是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在这里我们还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大航海之后则是欧洲人。传统中国也许不那么重视商人，这是古代中国的问题。但古代中国也有另一面，《诗经》里就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古人也

佩服像范蠡那样最终四海云游的男商人，或者巴寡妇清这样能赚钱的女商人。在汉唐这样气度开放的王朝里，中国也曾经大度地接纳各国的商人，他们不仅懂得“人弃我取，人取我弃”的生意之道，也促进了全球范围的商品贸易和物质交换。

当然，并不是流通的所有商品和物质，在全球史中都要涉及。对于全球史来说，叙述不同地区的贸易和交换，并不仅仅是为了谈论贸易和交换。很多东西，在古代就有流通，但它未必都值得写进历史。像一些奢侈品，它可能只是满足皇帝贵族的欲望，对历史也好，对民生也好，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甚至一些当时的高科技产品，像清朝皇宫里收藏的西洋钟表，它也只是满足宫里那些人的好奇和逗乐，还被当时知识人斥为“奇技淫巧”，并没有刺激出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好奇与探索。我的理解是，全球史叙述物质，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更重要的是要呈现历史，也就是它怎样促进全球知识和技术的变化，它怎样满足不同地区民众的生活需求，它怎样引起不同族群与地区的互相关注。

总的说来，就是这些商品贸易和物质流通，使得全球不同地区成为一个历史世界。只有成了一个历史世界，才能讲我们现在要讲的全球史。

3. 丝绸、瓷器、香料、茶叶、糖与纸张：影响全球史的商品

在这一季里，我们只挑选若干对世界历史影响很深的商品，比如丝绸、瓷器、香料、茶叶、糖以及纸张，分别介绍这些物质的全球流通，重点是讲它们给历史带来什么影响。

丝绸，就不消说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给东西方之间的

贸易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就说明丝绸贸易的重要性，也说明欧亚大陆两端通过粟特人、阿拉伯人进行的历史悠久的物质交换，不光刺激某些人的享受和欲望，而且也使得两端不曾见面的人们互相想象，让这些不同的人群彼此相连。瓷器也不消多说，你只要看看一千二百年前在爪哇附近沉没的“黑石号”上面那么多的唐代瓷器，就知道瓷器在波斯和大食多么受欢迎，当然也使得中国拥有与瓷器同样的名称。如果大家有空看看英国人埃德蒙·德瓦尔(Edmund de Waal)的《白瓷之路：穿越东西方的朝圣之旅》(*The White Road: A Pilgrimage of Sorts*)这本书，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说“瓷器就是中国，瓷器就是前往中国之路”。

至于糖，今天的人们可能没有觉得它多么重要，它不就是一种“甜甜”的东西吗？可是，如果你看英国学者西敏司(Sidney W. Mintz, 1922—2015)在《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这本书里指出的，西印度群岛的廉价糖，怎样提供英国工人阶级的热能需要，从而促进工业革命，你就能体会到糖这种商品其实意义不小。明清中国沿海的商船，每年数百次远航日本长崎，主要携带的就是每船十几万斤白糖和冰糖：乾隆四十四年(1779)去日本长崎的“元顺号”就装了十六万五千斤白砂糖、一万两千斤冰糖；乾隆五十四年去长崎的“安利船”，也装了十六万五千斤白砂糖、一万九千五百斤冰糖。说到这些，你就会明白已经过世的北京大学季羨林先生，为什么到了八十岁的时候，还特意写出两大卷的《蔗糖史》。你再想一想，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日本为什么要迫使台湾种植甘蔗以榨糖，原因也很可以琢磨。难怪，最近还有一个西方学者写了一本很风靡的通俗书，这就是马克·阿伦